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明史紀事本末 第二十七卷 高煦之叛（釋趙王高燧附）

成祖永樂二年，立郡王高煦為漢王，仁宗同母弟也。初，文皇起兵時，世子居守。高煦狙詐多智，以材武自負，善騎射，從征白溝、東昌有功。江上之戰，文皇兵卻，高煦適引騎兵至，文皇撫其背曰：「吾病矣，汝努力，世子多疾。」已而議建儲藩府，舊臣漢國公丘福、駙馬王寧皆善高煦，時時稱二殿下。文皇曰：「居守功高於扈從，儲貳分定於嫡長。且元子仁賢，又太祖所立，真社稷主，汝等勿復言。」至是，立世子東宮，封高煦漢王，國雲南；高燧趙王，國彰德。高煦怏怏不肯去，曰：「我何罪，斥我萬里。」文皇不悅。太子力解，得暫留京師。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，曰：「唐太宗天策上將，吾得之豈偶然。」又請益兩護衛，曰：「我英武，豈不類秦二世民乎？」又嘗作詩，有「申生徒守死，王祥枉受凍」之語。上嘗命太子及漢王高煦、趙王高燧、皇太孫同謁孝陵。太子體肥重，且足疾，兩中使掖之行，恒失足。高煦從後言曰：「前人失跌，後人知警。」皇太孫應聲曰：「更有後人知警也。」高煦回顧色變。太孫，即宣宗也。東宮性仁厚，篤好經史，有人君之度。高煦不肯竟學，然英武頗類上。長七尺餘，輕趨，兩腋若龍鱗者數片。上每北征，令從左右。上嘗與諸大臣微語及儲宮事，大臣亦多謂東宮守成令主，上意頗釋。一日，上及後御便殿，東宮妃張氏親執庖爨，上御膳恭謹。上大喜，曰：「新婦賢，他日吾家事多賴也。」自此無易儲意。然高煦時媒孽東宮事以聞。嘗譖解縉泄上易儲語，縉坐貶交趾。又譖之，逮繫，死獄中。

□二年八月，上北征還，東宮遣使迎上。高煦日夜謀奪嫡，復造飛語，動搖監國，並中傷黃淮等。於是坐淮等奉表不敬，逮下獄。

□三年三月，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，漢王高煦於青州。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，不欲之國。復賜敕曰：「既受藩封，豈可常在侍下。前封雲南，憚遠不行，與爾青州，今又托故。如果誠心留侍，去年在此，何以故欲南還？是時朕欲留爾長子，亦不可得。留侍之言，殆非實意。青州之命，更不可辭。」

□四年九月，漢王高煦選各衛壯健藝能軍士隨侍。敕都督僉事歐陽青悉還原伍，不許稽留。

□五年三月，漢王高煦有罪，居之山東樂安州。高煦所為不法，上以其長史程棕、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，皆斥交趾為吏。高煦猶不悛，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，不隸籍兵部；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，支解無罪人投之江；殺兵馬指揮徐野驢，及僭用乘輿器物。上頗聞之，還南京以問蹇義。義不敢對，固辭不知。又問楊士奇，對曰：「漢王始封國雲南，不肯行，復改青州，又堅不行。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，惟欲留守南京。此其心路人知之，惟陛下早善處置，使有定所，用全父子之恩，以貽永世之利。」上默然。後數日，上復得高煦私造兵器，陰養死士，招納亡命，及漆皮為船，教習水戰等事。上大怒，召至面詰之，褫其衣冠，繫之西華門內。皇太子力為營救，乃免。上厲聲曰：「吾為爾計大事，不得不割。汝欲養虎自貽患耶！今削兩護衛，處之山東樂安州。去北京甚邇，即聞變，朝發夕就擒矣。」比至樂安，怨望，異謀益熾，太子數以書戒之，竟不悛。

二□二年，成祖崩，仁宗即位。

八月己丑，召漢王高煦赴京。

九月甲申，漢王高煦至京。

仁宗洪熙元年夏四月，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陵。當文皇北征宴駕時，高煦子瞻圻在北京，凡朝廷事，潛遣人馳報，一晝夜六七行。高煦日亦遣數人入京師潛伺，幸有變。上固知之，顧益厚遇，倍加歲祿，賜賚萬計。先是，瞻圻憾父殺其母，屢發父過惡。文皇曰：「爾父子何忍也。」至是，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，又曰「廷議且夕廢兵取樂安」。上召瞻圻示之，曰：「汝處父子兄弟間，讒構至此乎？稚子不足誅，遣鳳陽守皇陵。」

五月辛巳，仁宗崩。

六月，太子自南京奔喪，高煦謀伏兵邀於路，倉卒不果。

庚戌，太子即位，改明年宣德元年。

七月，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。上顧侍臣曰：「永樂中，皇祖常諭皇考及朕，謂此叔有異心，宜備之。然皇考待之極厚。如今日所言，果出於誠，則是舊心已革，不可不順從也。」命有司施行，仍復書謝之。

宣宗宣德元年春正月，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。有言於上曰：「漢府所遣來者，多是窺瞰朝廷之事，特以進獻為名。」上曰：「吾惟推誠以待之耳。」復書報謝。

秋八月，北京地震，漢王高煦反。初，高煦既之國樂安，反謀未嘗一日忘。及仁宗崩，帝即位，賜高煦視他府特厚。高煦日有請，及言朝政，上曲徇其意。索駝與之四，索馬與之百二，索袍服又與之。高煦益自肆，八月壬戌朔遂反。遣枚青潛來京，約英國公張輔內應，輔暮夜繫青聞於朝。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。又散弓兵旗，令真定諸衛所，盡奪傍郡縣畜馬。立五軍都督府：指揮王斌領前軍，韋達左軍，千戶盛堅右軍，知州朱暄後軍。諸子瞻壘、瞻域、瞻粹、瞻堦各監一軍。高煦率中軍，世子瞻垣居守。指揮韋賢、韋興，千戶王玉、李智領四哨。部署已定，偽授王斌、朱暄等大帥、都督等官。御史李濬，樂安人，棄其家，變姓名，間道詣京上變，言高煦刻日取濟南，然後率兵犯關。升濬行在左僉都御史，遣中官侯太賜書高煦，言：「昨枚青來，言叔督過朝廷，予誠不信。皇考至親唯二叔，子所賴亦唯二叔。小人離間，不得不數露中懇。且傳播驚疑，或有乘間竊發者，不得不略為之備。唯叔鑒之。」太至樂安，高煦陳兵見太，傲倨不拜，跪太，大言曰：「我何負朝廷哉！靖難之戰，非我死力，燕之為燕，未可知也。太宗信讒，削我護衛，徙我樂安。仁宗徒以金帛餌我。今又輒云祖宗故事，我豈能鬱鬱無動作？汝循營視，漢土馬豈不可洸洋天下耶？速報上，縛奸臣來，徐議吾所欲。」太懼，唯唯歸。上問高煦何言，太對無所言。上曰：「太二心。」已而，錦衣官從太往者，具陳所見。上大怒太曰：「事定必治汝。」

是月丁卯，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，言仁宗違洪武、永樂舊制，與文臣詰敕封贈，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，為朝廷罪過。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為奸佞，並索誅之。又書與公侯大臣，驕言巧詆，污蔑乘輿。上歎曰：「高煦果反。」議遣陽武侯將兵討高煦，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，曰：「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？」上默然。顧原吉，原吉曰：「往事可鑒，不可失也。臣見煦命將而色變，退語臣等而泣，知其無能為也。且兵貴神速，宜卷甲輜戈以往，一鼓而平之，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。若命將出師，恐不濟。楊榮言是。」上意遂決。立召張輔諭親征，輔對曰：「高煦驚而寡謀，外慧中慳，今所擁非有能戰者。願假臣兵二萬，擒逆賊獻闕下。」上曰：「卿誠足辦賊，願朕新即位，小人或懷二心，行決矣。」令大索樂安奸謀。

乙丑，敕遣指揮黃謙，同總兵、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，勿令賊南走。令指揮芮勳守居庸關。令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。戊辰，命定國公徐永昌、彭城伯張昶守皇城；安鄉侯張安、廣寧伯劉瑞、忻城伯張榮、建平伯高遠守京師。

己巳，命豐城伯李賢、侍郎郭璉、郭敬、李昶督軍餉；鄭王瞻埈、襄王瞻堦留守北京；廣平侯袁容、武安侯鄭京、都督張升、山雲、尚書黃淮、黃福、李友直協守；少師蹇義、少傅楊士奇、少保夏原吉、太子少傅楊榮、太子少保吳中、尚書胡濙、張本、通政使顧佐扈行；陽武侯薛祿、清平伯吳成為先鋒。辛未，以高煦之罪，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百神，遂親征。發京師，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。東南天鳴，聲如萬鼓。癸酉，駕過楊村，馬上顧問從臣曰：「試度高煦計安出？」或對曰：「樂安城小，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。」或對曰：「彼曩不肯離南京，今必引兵南去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濟南雖近，未易攻；聞大軍至，亦不暇攻。護軍家在樂安，不肯棄此走南京。高煦外多誇詐，內實怯懦，臨事狐疑，展轉不斷。今敢反者，輕朕年少新立，眾心未附。又謂朕不能親征，即遣將來，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。今聞朕行，已膽落，敢出戰乎！至即擒矣。」

成寅，獲樂安歸正人，益知賊中虛實。言：「賊初約斬榮取濟南，山東布、按二司官覺之，防榮不得發。又聞大軍至，不敢出。朱暄力言：『宜引精兵取南京，得南京大事成矣。』眾不從，曰：『南人謀家耳，奈我輩何！』」又曰：「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，攘臂喜曰：『此易與耳。』聞親征，始懼。」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，給榜令選樂安諭眾。上仍書諭高煦曰：「人言王反，朕初不信。及得王奏，知王志在禍生靈，危宗社。朕與王問罪，不得已也。王太宗皇帝之子，仁宗皇帝之弟。朕嗣位以來，事以叔父，禮不少虧，何為而反耶？朕惟張敖失國，本之貫高；淮南受誅，成於伍被。自古小人事藩國，率因之以身圖富貴，而陷其主於不義。及事不成，則反噬主以圖苟安，若此者多矣。今六師壓境，王能悔禍，即擒獻倡謀者。朕與王剷除前過，恩禮如初，善之善者也。王如執迷，或出兵拒敵，或嬰城固守，圖僥倖於萬一，當率大軍乘之，一戰成擒矣。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，執以來獻，王以何面目見朕？雖欲保全，不可得也。王之轉禍為福，一反掌間耳！其審圖之。」上英暢神武，詞旨明壯。六軍氣盛，龍旗鉦鼓，千里不絕。庚辰，薛祿馳奏前鋒至樂安，約明日出戰。上令大軍蓐食兼行，文臣請慎重，武臣曰：「林莽間或設伏，百里趨利不可。」上曰：「兵貴神速，我抵城下營，彼阱中虎，爪牙安施！大軍至，烏合之眾方洶洶，何暇設伏！」遂行，夜分至陽信。時慶雲、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，無來朝者。

辛巳，駐蹕樂安城北，城中黑氣黯黯，大軍壁其四門。賊乘城舉礮，大軍發神機銃箭，聲震如雷，城中人股栗。諸將請即攻城，上不許。敕諭高煦，不報。已，復遣敕諭之曰：「前敕諭爾備矣。朕言不再，爾其審圖之。」又以敕繫矢射城中，諭黨逆者以禍福，於是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。高煦狼狽失據，密遣人詣御帳陳奏，願寬假，今夕與妻子別，明旦出歸罪。上許之。是夜，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，盡毀之。城中通夕火光燭。天王，午移蹕樂安城南。高煦將出，王斌等固止之，曰：「寧一戰以死，就擒，辱矣。」高煦曰：「城小。」給斌等復入宮，遂潛從間道，衣白席蓆出見上，頓首自陳。群臣列奏其罪，請正典刑。上曰：「彼固不義，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。」群臣復言：「《春秋》大義滅親。」上卻之，以群臣劾章示煦。煦頓首言：「臣罪萬死萬死，生殺惟陛下命。」上令煦為書，召諸子同歸京師。罪止倡謀數人，赦城中脅從者。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。癸未，令祿、本鎮撫樂安，改樂安為武定。

乙酉，班師，命中官頸繫高煦父子赴北京，錦衣衛械繫王斌、朱暄、盛堅、典仗侯海、長史錢巽、教授錢常、百戶井授等以歸。

庚寅，駐蹕獻縣之單橋，戶部尚書陳山迎駕。山見上言：「宜乘勝移師向彰德，襲執趙王，則朝廷永安矣。」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。榮對曰：「山言國之大計。」遂召蹇義、夏原吉諭之，兩人不肯異議。榮言請先遣趙王，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，而六師奄至，可擒也。從之。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，士奇曰：「事須有實，天地鬼神豈可欺哉！且敕旨以何為辭？」榮厲聲曰：「此國家大事，庸可沮乎！令錦衣衛責所繫漢府人，狀云『與趙連謀』，即事之因，何患無辭？」士奇曰：「錦衣衛責狀，何以服人心！」士奇因往見蹇義、夏原吉，義曰：「上意已定，眾意已定，公何能中阻！」原吉曰：「萬一上從公言，今不行。趙後有變，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，誰任其咎？」士奇曰：「今時勢與永樂中異。永樂中，趙擁三護衛，今已去其二。且昔孟指揮所為，王實不預聞。不然，趙王豈至今日乎？」義曰：「即如公言，今若何？」士奇曰：「為今之計，朝廷重尊屬，厚待之。有疑，則嚴防之，亦必無虞，而於國體亦正矣。」義、原吉曰：「公言固當，然上特信楊榮言，不係吾二人可否也。」士奇退與榮曰：「太宗皇帝惟三子，今上親叔二人。一人有罪者不可恕，其無罪者當厚之，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。」榮不肯。時楊溥亦與士奇意合，溥曰：「吾二人請入見上，兵必不可移。」榮聞溥言，即趨入見，溥士奇亦踵其後，而門者止二人，不得入。已，有旨召蹇、夏。義以士奇言白，上不憚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。車駕遂還京。

九月，帝還京師，御奉天門。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，命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，處高煦夫婦男女，其飲食衣服之奉，悉仍舊無改。上出御制《東征記》，以示群臣，凡高煦之罪，及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故，皆詳書之。逆黨王斌、朱暄等伏誅，同謀伏誅者六百四〇餘人，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，實口外者七百二〇七人。獨長史李默免。

上至京，始思楊士奇言，不復及彰德事。然言者猶喋喋，請盡削趙護衛，且請拘趙王京師，上皆不聽。乃召士奇諭曰：「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？」對曰：「今日宗室，惟趙王最親，當思保全之，毋惑群言。」上曰：「吾亦思之，皇考於趙王最友愛，且吾今惟一叔，奈何不愛。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。」乃封群臣言章，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、左都御史劉觀齋以示之，使自處。士奇曰：「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。」上從之。容等至，趙王大喜曰：「吾生矣。」即獻護衛，且上表謝恩，而言者始息。

漢庶人高煦鎖繫之內逍遙城，一日，帝往，熟視久之。庶人出不意，伸一足勾上路地。上大怒，亟命力士舁銅缸覆之。缸重三百斤，庶人有力，頂負缸起。積炭缸上如山，燃炭，逾時火熾銅鎔，庶人死。諸子皆死。

谷應泰曰：

高煦為文皇第二子，強力善騎射。燕藩兵起，摧鋒陷敵，從征有功。而仁宗之在青宮也，性仁柔，體肥足爽，高煦輕之，以為可取而代也。於是潛謀奪長，飛語傾危，私造兵器，陰養死士，中傷東宮官屬，自比天策上將。而駙馬王寧、淇國公丘福，亦復官府交通，陰圖翼戴。自非居守功高，嫡長分定，又且張妃執爨，陰教克修，則成師名子，如意類吾，文皇之意亦未保其克終也。然而煦者，不過桀驚不臣，非有深圖遠算，特以成祖喜其猛鷲，昭帝曲加友愛，於時父兄見驕，恃愛肆奸。封雲南，則恚怒不去，封青州，則托故不行。支解無罪，僭用乘輿，逆節所萌，有自來矣。然而煦之謀，非有湘東刻檀之狡也；煦之才，非有曹植自試之銘也；地不過樂安，煦非有吳、楚七國之強也；人不過王斌、朱暄，煦非有貫高、伍被之佐也。乃以宣宗初御，輕其年少，陳兵踞坐，聲罪朝廷。所幸神機內斷，親督六師。煦不先爭濟南，轉躡河北，而困守孤城，束身就縛，豈非外多誇詐，內實怯懦，宣宗料敵真神算也。

至若陳山迎駕，請襲趙藩，楊榮希旨，贊決大計，賴士奇一言，克保親親，獻還護衛耳。昔袁盎勸卹淮南，田叔燒梁獄辭，即令罪狀果明，猶當曲全恩紀，而況齊王後悔，背約城守，馬攸德望，舉朝共知，又安可借金吾片紙，使有殺叔父名乎？

其後逍遙城中，煦嬰鎖繫。檻猿未嘗不牢，縛虎未嘗不急，而忽伸一足，勾上路地，以致銅缸燃炭，身首為灰。彼豈真有闖戕戴吳、桀擊秦庭之智哉！要不過桀驚不臣，適以殺其軀耳。雖然，高煦之後，真繇、宸濠，反者踵起，豈前車之鑒，不足儆以天誅，抑靖難之風，若或貽以家法。蓋觀於漢庶人之變，而歎蜾蠃之類我也。